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之九

桐城方　苞著

余　戾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汶

次男道興編錄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孔氏穎達曰九年傳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

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追書宋非也宋地而宋之叛臣入據之舍宋無可書也先儒謂舊史必曰圍彭城非也凡圍邑而不繫國者上有伐某國之文也以共圍爲文安得不曰宋彭城哉傳稱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邱而經不書何也經所不書則未知傳之信否也晉人討罪而納

其志晉人同役何爲不著於策書哉○王源曰悼公以童稚爲書偃所立當是時晉政在家國人皆附之力不足以致討故逐不臣者七人書偃不與而此會仍欒黶主之過此則會盟聘伐皆用韓厥荀罃士魴士匄而黶偃不得與矣此悼公所以謹於操柄而得馭姦銷萌之道也至十四年始以士匄之讓俾荀偃將中軍盡國維已固而偃等爲不足慮矣衛孫林父甫歸自晉而獨操國事所以卒釀逐君叛國之禍而不可

振救與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高氏閌曰晉以韓厥足以制鄭不欲重勤諸侯之師故使次鄫以懾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以此知將卑師衆稱師而不稱將將尊師少稱將而不稱師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先儒謂虎牢不繫鄭責鄭不能守險非也城楚邱緣陵皆不繫國葢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爲某國也若書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晉有事於狄而天下諸侯服於楚楚有事於吳而晉以服陳鄭見諸行事之著明者也

公如晉

高氏閌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蘇氏轍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出國都與公盟○孔氏穎達曰長樗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

故公歸書自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凡盟以日繫月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此列序諸侯而後書日盡諸侯始將爲會及期而更爲盟也所以别於始以盟召諸侯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及以及非此不足以著事實也觀此益知會又

會爲外吳之說誤矣大夫衆會盟而以名見前此矣此其不可列序何也諸侯在則大夫不列序屬辭之體也救徐盟溴梁皆然操柄之失必有其由晉悼初起以威信未孚不欲數勤諸侯故會盟侵伐多使大夫承事而不知大夫之勢由此益張而不可遏矣袁僑之盟以諸侯不肯特盟一國之大夫不知遂成諸侯在會而大夫專盟之始矣易曰辨之不早辨此類是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趙氏鵬飛曰晉既得陳鄭矣其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爲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爲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按左傳以匠慶之言始得成禮季孫初心本非用典以正分也無君之心借是以自試耳與遂歸父同意其後哀公君曾而定姒不得以小君之禮葬兆於此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公方七齡母喪甫逾時而迫公如晉叔孫豹聘敬孟孫在行行父則十餘年中未嘗一出即此

罪不容誅矣

陳人圍頓

陳以晉爲可恃故修怨於頓自是連兵數年卒

困於楚不度德量力之過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李氏廉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

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

之睦也○時陳已服楚人不暇爭鄭故鄭得少

、寬而修禮於鄰國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汪氏克寬謂二事不言及乃旅見於晉旅見於吳非也爵君大夫與他國同時而朝聘於齊晉者必多矣未聞並志外君外大夫之朝聘也二事不書及同而義各異使書叔孫豹及鄫世子巫如晉則似二國以外事質於晉而不見鄫已內屬書仲孫蔑及衞孫林父會吳則似爵與衞

私交於吳而不見其同爲晉命春秋之書所以
微而顯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人入聽諸侯之會故列序而不殊會也以是
知殊會者所以著事實而非外吳也吳稱人舊
史詳之猶徐與齊桓同役則稱人也陳氏傅良

謂不書盟爲晉諱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悼公霸事方盛諸侯無不協者故止行會禮耳且悼公務持大體爵侯雖齒出國而與之盟陳袁僑如會使大夫盟之則不肯輕與吳壽越盟魯矣鄫人序吳下者已嘗屬魯故不得班於邾滕也。左傳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傳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杜氏預曰諸侯受命於戚各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氏閌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僭亂猶未敢也其子宿嗣是爲

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胡傳用公穀之說謂立異姓以莅祭祀故書滅非也聖人欲爲異姓亂宗之戒則當直書其事

今以不書月見義則習其讀者第知莒之滅鄫。而不知其以異姓亂宗也以傳考之鄫介莒晉之間蓋二國皆欲得之以爲附庸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請屬鄫也而秋會於戚穆叔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蓋以爲鄫備莒爲不利也。晉不庇鄫故莒遂滅之晉旣請屬鄫而又棄之。故晉人以爲討不然則莒滅國曷爲討於晉哉

趙氏通三傳之意謂莒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鄫祀以非族類故書滅亦非也使鄫子誠愛後

妻而欲立其出則不宜使世子巫偕叔孫受命於晉以屬鄫矣。使巫背父私出而與鄫訟於晉以悼公之明。必以齊桓之絕子華者絕之。而春秋於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當各自書之而不當合為一事矣。且鄫子卒不見經以其國既滅也。若異姓繼嗣雖於義為悖而當時既以比於繼序之常。則鄫子之卒未有不赴於同盟者。公穀所傳卬不盡無據恐亦鄫子始惑於莒女欲立其出其後迫於公義與鄫晉之命而定世子

亟故莒人以爲憾而興師以滅之耳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宿繼秉魯政欲固外交以軋其君而奪其民於晉則屈諂焉於衛於宋亦身聘焉惟齊楚間使他卿以歸父在齊而懼楚之不可測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爲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惟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夏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家氏鉉翁曰季孫行父身死子繼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之以著犯上作亂之漸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先儒皆謂未踰境而書地爲變文以見弒然經所以發人之疑乃在未見諸侯而不在卒之以

地也外諸侯卒於會於師未有不詳志者以如會而卒於外雖在境內亦應書地無以發人之疑也使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至卒於鄵則與無故而道卒者無別矣已至會所未見諸侯而卒則當書未見諸侯今行未踰境而書未見諸侯何其義之迂辭之衍乎蓋鄭伯之見弒以其欲會諸侯髒之中道而弒乃不欲其至會而與諸侯相見也鄭以卒赴魯史承而書之易世以下無據以易舊史之文故不得已而微辭以示義

焉至謂嚚頑行正道罹凶禍故孔子隱而諱之益鑿矣。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

陳侯逃歸

楚師圍陳涉三月晉欲救陳宜率諸侯見於城下而遷延鄭地陳侯出重圍以赴會其望晉廹矣信晉篤矣而晉終懷避楚之心以致鄭伯被弑二慶附楚先儒皆以逃歸責陳侯謨矣春秋

書逃乃著事情之實以見晉人救患之不誠陳侯善後之無策耳觀傳所載范匄之言則方五年救陳晉已無意於有陳矣陳自是遂委身於楚至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同盟而從楚以至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舊史無弑文雖削其葬無以明討賊之義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孫氏復曰邢邱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爲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矣。齊宋衛稱人非卿也凡經義之蔽晦皆先儒以傳汨之耳。朝聘之數謂職貢之重輕也政在季氏使魯君聽命不能保其必供不若季孫爲可恃耳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呂氏大圭曰按左氏同盟於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爲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於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兩書會柤而不言盟則第行會禮可知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無稽之言也桓文會盟侵伐小國皆不與晉自厲悼以後會者滋多霸者之德衰中夏之力屈皆可見矣○靈成之世晉不敢敵楚懼秦伺其西也蕭魚之後楚不敢爭鄭懼吳乘其後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自主霸以後未嘗滅國偪陽必介吳晉之間而附楚者故因會吳滅之而特著於諸侯之册也觀左傳獻俘之辭可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九年傳言秦人侵晉是時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蓋晉通吳以制楚楚亦援秦以掎晉耳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呂氏大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殺君大夫書盜者陰賊而不知爲何人也凡此類當以經義爲斷不可以傳汨之蓋苟得其主名雖異國之人亦當書某人如邾人戕鄫子於

鄶是也如本國衆亂雖未得其主名亦當書國人如宋人弑其君杵臼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盜殺蔡侯申不書弑是并不知其爲本國之人與異國之人也以是知凡書盜者皆陰賊而不知爲何人也左傳於殺鄭三大夫蔡侯申衞侯之兄縶皆載衆亂各有主名疑三國以君大夫見殺而詰盜故與諸大夫怨讐者阻蔡侯之遷者不自安而爲亂亂在殺後而誤傳爲見殺時事耳且傳所載鄭五族皆故家蔡翩爲公孫

齊豹爲司寇豈可以爲賤者乎獨盜竊寶玉大弓傳以爲陽虎然虎既敗何暇入公宮取寶玉大弓恐亦其專政或方亂時陰使人竊之耳以蔡侯申例之當書盜殺鄭大夫而不書程子以爲失卿職非也凡書大夫不論其人之善惡也君大夫之稱非所施於盜蔡侯申書爵以不書爵則不知其爲蔡君耳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則已知其爲大夫矣而復書鄭大夫何義乎盜殺陳夏區夫亦此義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上二年若書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不繫鄭然後知諸侯城之以逼鄭也此年若書戍虎牢則似爲鄭戍繫鄭則知鄭地而諸侯據之矣何以知非爲鄭戍也以下書楚救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舊二軍鞏之職四卿並將主帥與其佐也作

三軍乃季氏自爲中軍叔孫孟孫共爲一軍公徒爲中軍惟公徒爲中軍故後復毀之而三家共分其民也按左傳十二分魯國之衆季氏取其四孟氏取四之一叔孫氏取四之二豈能自備一軍而公徒之五豈肯聽其不從政役乎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高氏閌曰但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汪氏克寬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

牲不吉而不敢免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

李氏廉曰啖子以戲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預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故啖說疑是此與盟戲呂氏大圭

之說
與

公至自伐鄭

吳氏澂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十年秋伐鄭戍虎牢此年夏合兵圍鄭幾踰時盟主與列國皆以服鄭退楚爲重故告廟之辭主於伐鄭至三駕則觀兵而鄭已服諸侯皆以

息肩爲喜故歸而以會告皆舊史據祝册書之。
非筆削所寓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許氏翰曰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
爾胡傳古者命將出師得專制閫外之事爲境

外言之也若在邦域之中非有無君之心不敢專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微國也何以知非邾邑也以上無侵伐之文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衞稱人以是知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也曹薛杞亦伯也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舊史以勢之強弱爲詳畧而非

有典法也君行卿從宿使卿爲介茲隱然以國君自爲矣三桓不相下故叔老辱焉其後昭公出晉荀躒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季氏至主邑而入先君之廟其所由來者漸矣使舉上客當日載書未必並及叔老也季氏自悅其事而書於會史以後之經若削之則其悖亂無君之迹隱矣　按左傳稱范匄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則此會之不盟又可見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李氏廉以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序鄭卿下决齊宋非微者非也會盟序列以論者之意爲先後而史從載書未可以彼而例此也如十年春會柤齊世子光後列至秋而先滕薛杞小邾矣十一年伐鄭則又先邾莒矣此役宋大夫先衛卿十六年伐許宋大夫又後衛卿矣左傳以大

夫不宜先卿而有情之說李氏又從而爲之辭皆誤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胡傳按左傳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端本清源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也○經雖不書出君者而是冬林父會諸大夫於其私邑則卿以出君而求定於諸侯矣又明年甯殖

會伐許則知殖亦國卿而與之同罪矣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定衛也。許氏翰曰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家氏鉉翁曰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臣所逐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所甚惡

也。陳氏傅良曰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萌為之也。李氏廉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於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苟偃親弒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汪氏克寬曰公嘗如晉及晉侯盟于長樗此霸主謙遜以懷鄰國而非所施於鄰國之大夫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逆后不書此何以書劉夏稱名非卿也納幣致女使卿以非禮書則逆后不使卿亦以非禮書也書逆而不書歸與紀季姜異者是夏齊侯伐我北鄙邦交惡而不以姜歸告也胡傳謂不稱使不與天王之使夏非也凡稱使者外諸侯之辭也故魯臣之聘盟逆女未有書使者王享不得從外諸侯之辭惟王臣來魯必稱使所以別於祭伯祭叔之私來也孔氏穎達曰諸侯之

娶言逆女此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自宣公季年內師無君將者三家專之也齊用大師深入久駐三桓畏之故迫公主兵藎避其危而以公試也劉氏絢陳氏傅良乃謂公不能救成以致三家專瘤誤矣齊退而二卿帥師城成郛故知遺公以危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之邑也成受師故季叔爲之城。抑考於詩城築必用異國之人豈同國亦不用其土人與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廉曰李氏日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

固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遝輒快之舉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敎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

晉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所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

謹於諸侯縱於大夫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戌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公羊傳其言大夫盟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傳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

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傳牡丘之會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溴梁之會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凡既會而又盟或同地或異地皆再書此不再書溴梁何也據經則盟之月即會之月也據傳則盟之日即會之日也與首

止葵丘之踰時平丘之踰月者異矣胥命公之盛而盟皆書同者承靈成景厲之衰而諸侯疑貳也平公之怵而盟皆不書同者厲悼之盛也蕭魚以後在會者無異心矣○趙氏鵬飛曰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在大夫也於是晉權漸移於六卿魯權日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衞權在孫甯宋權歸於罕㑹權歸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爾權既移

於下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藉使君交盟而臣不欲則不保其無寒故寧聽大夫之欲而俾自盟焉則其信可必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諸侯惟此書以歸何也爲魯執故魯人以久之爲快而書於冊也其返國不書何也以魯故見執則歸不以告明矣十九年執邾子亦爲魯故而不書以歸何也旋釋之也既披其田以釋魯憾則無辭以久之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陳氏傅良曰鄭非主兵也曷爲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故推而屬之鄭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子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李氏廉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乎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晉悼公沒齊衛同時擅興而邾亦釋憾於魯此無霸之害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執大夫不書行人者以本事執者也畀伯以送叔姬而執行父意如專魯以邾莒之訴而執祭

仲以柄宋而執鄭詹以柄鄭而執轅濤塗以辟軍之道而執甯喜以弒君而執宋仲幾以不受功而執皆以本事執者也晉僂邾而執叔孫婼鄭背楚而執良霄宋叛晉而執樂祁犂衛不附齊而執北宮結陳內亂而執干徵師皆不以其使事執者也故稱行人以見其不與也惟石買嘗伐曹然孫甯執政買奉命而帥師耳今使而見執亦不以其事故稱行人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書同者此獨書同晉人積怨於齊而快其病也溴梁之會晉執莒子邾子以歸邾子卒於國莒子復列於會而無歸邾歸莒之文何也

其歸不告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楚師之出乘鄭伯會師於齊也而諸侯同盟鄭伯復與盧淵之會則楚不能困可知矣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圍而致伐胡傳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非也圍入者伐國之節目也著行師之迹不得不書圍而飲至策勳未有不言伐者蓋始出國以伐告也然則僖二十九年以圍許致何也晉人召盟許不會故諸侯圍之晉以晉命中道而

圍許非盟與晉約伐也安得以伐致哉凡此皆舊史據祝册而書之

取邾田自漷水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以漷爲竟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按左傳晉欒魴帥師從孫林父伐齊而魴不書何也此春秋削之也衎奔在齊而林父以大師

特伐其惡極矣使並書而先晉則疑林父受命於晉而賊君之志隱矣然則晉之助惡無罪乎晉自欲伐齊與衞同役而非爲林父也觀秋復有穀之師則可見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傳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胡傳古者命將不從中覆況喪必

不可伐非有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孫氏復謂春秋有貶無褒朱子謂如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褒之按此類所謂彼善於此若正其本而斷以王法則諸侯力征大夫專兵固不義之大者以此推之通春秋未有可褒而無貶之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許氏翰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後諸侯齊盟則

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乎公視柯澶淵之盟不言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自會

仲孫蔑會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春秋時罪人以族而適臣多極之於所徃燮以欲從晉見殺而履奔楚與二慶愬陳黃於楚而黃奔楚同盖楚强陳蔡世服焉奔中國恐楚以爲討中國不能庇而君大夫戮其宗以說於楚

故反奔楚以自解耳其後楚人將通少習而晉
執戎蠻子赤歸於楚則當時情事可知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
齊光魯媵所出故復通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季孫與宋有連此必宿之私行而託於聘也自
是以後侵伐會盟朝聘皆公與諸卿任之蓋晉

霸既衰列國皆大夫供命故季孫託於拊守儆然以國君自為而使公與諸卿供大夫之職也他日叔孫舍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子貢對吳曰寡君既供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蓋習而不知其非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小國之大夫不名而以地來奔則其事不得不名左傳公羊傳以為重地胡傳以為謹之皆非

也非重地與讙之將不目其人乎不目其人辭將何以屬乎漆閭邱不言及大小敵也季氏不知有君久矣公在外而叛人來歸邾人亦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君也蓋宣公納叛季孫不請於君而逐之故庶其灼知季氏所受則魯君不敢異議焉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復錮欒氏也當是時中國無事而再合諸侯則知傳稱以錮欒氏爲得其實也以不用欒氏相要故諸國皆君會范匄欲逞私忿而亟勤諸侯宜不足以服人齊首叛再世盟好而晉自是益難於自振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蘇轍謂子南罪不至死劉氏謂楚子與其臣之子謀殺其父故以累上之辭言之皆未達於居

位者皆稱大夫而不辨其殺之當否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小國之大夫會盟侵伐終春秋無以名見者其事接於魯不得不名亦無以氏見者觀此則舊史以意爲詳畧而非有典法審矣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稱陳侯如楚屈建從陳侯圍陳役人相命而殺二慶經皆不書葢陳但以國殺告或陳久從楚赴告不及舊史以傳聞書而未得其詳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衛元咺稱復歸意止於歸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稱復入將入而爲亂也良霄稱自許者許鄭世讐必陰助爲亂故鄭人赴告及之也齊則顯然伐晉以助欒氏故晉人告伐而於盈之入

轉不言其自齊趙鞅荀寅士射吉書叛稱兵與同列相攻非叛君莫敢然也盈則據曲沃之衆還與君爭位得所欲不獨范氏之殃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衞遂伐晉

齊侯伐晉助欒氏也而先伐衞何也晉霸國之餘齊人畏之其興師以伐衞爲名及衞地而後移師以向晉故書遂以著其行兵之次虛實之變與侵蔡伐楚之師同若以兩事出則當從侵曹伐衞之例再書齊侯而不言遂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汪氏克寬曰外傳紀子服惠伯之言豹次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則非無功也而經但書次於雍榆蓋豹與趙勝皆畏齊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之耳○蘇氏轍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又不可稱范匄殺而盈之入矣及君屋亦實有挾君據國之心故從討賊之辭而稱人不稱大夫非其大夫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祲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春秋時賊臣欲爲亂必數用國衆以攬威權崔

杼之心魯人知之而君猶不寤其及也宜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胡傳謂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逢君之惡從於昏亂雖殺身不償責不得以死節許之持義甚正但崔杼當國州綽等皆小臣實未必告耳○陳氏傅良謂鄭人斷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非也歸生崔杼皆身死而後討或其國不告或見於舊史而

春秋削之旨未可知至葬則以魯會爲文二國卽改葬亦未必再赴而鄰國皆會也然則非春秋不書乃舊史無其文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受賂不討齊亂而諸侯列序觀此則知盟扈會扈諸侯不序先儒以爲不能討賊故畧之失其義矣蓋衆會而列序然後不能討賊之罪益彰無爲以畧之見義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至是齊與楚合而晉益懦矣故載書復要言曰

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有二君而入不名異於鄭突之入櫟何也著

其正也○劉氏敞曰弃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

立矣而衎不名何也剽以公孫爲貴卿交於諸

侯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簒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簒之實也故不嫌同辭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陳氏傅良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强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不書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以鄭之罷敝自子產得政楚不能威陳不能敵苟有人焉國無不可為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暴疾而卒於俄頃者多矣何以知其戕於巢也使以疾卒當書吳子遏伐楚卒於巢加門於巢於卒之上者見其以門於巢卒也伐楚稱名義見鄭伯髡頑如會傳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鄭忽子儀之弒不書。鄭不告。魯亦不以爲君也。剽之立十有二年。七與會盟。故赴告及而舊史以弒書。使孔子革之。用州吁陳佗之例而書衛人。則非情事之實。而孫林父易君。黨惡國人。安剽。甯喜主弒之罪。皆不可得而見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衎之出。下書孫甯之會盟。則知當國逐君者爲孫甯矣。衎之歸。上書孫林父叛。則知首惡爲孫氏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諸侯見執無當其罪如曹負芻者而其歸自京師獨不名以是知歸而名者著其已嘗失位也諸侯之奔而復入惟衛朔鄭突名以是知名者著其不正也使衎入夷儀書名則疑於鄭突之不正矣使衎之歸不書名則疑於曹負芻之位未絕矣書復歸者有不復之勢也剽之立也列於諸侯而國人戴之久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胡傳子產新得政鄭伯爲衞侯如晉則知鄭君臣獨不助孫氏故良霄無貶非也鄭伯如晉子產得政事不見經良霄書名何足以發此義哉蓋爲孫氏彊戚田事本微細諸國會者非卿故良霄獨以名見耳晉厲悼以後諸卿益汰獻捷於周猶使鞏朔則彊戚田命卿不行無足怪者如左傳果信宋向戌豈肯序鄭良霄下哉抑觀魯自季孫宿嗣位霸政邦交國事之大者非自

主則使諸卿莅之凡公行必諸國皆君而不敢以大夫抗焉者也此役晉卿不行會者三國而二國皆微者故使公辱焉甚矣宿之不臣也前此會大夫會諸侯者衆矣何以知諸侯之會大夫不敢抗也悼公復霸以後頗嚴於名分自那邱聽政而外凡君會未有以大夫參之者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家氏鉉翁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

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衰更立棄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

晉人執衞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霸討不以其罪執之也○郝氏敬曰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而免子背晉而見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然則晉非治弒君執不附已者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魯之自出故結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會不列向戌必宋公莅之也若出宋公而序晉楚大夫之上則似宋公主盟而南北分霸之

迹隱矣蔡先於衛許先於曹則楚爲主明矣而書先晉必舊史易載書之文也若舊史以實書則孔子不革也知然者會蜀嘗以楚人先十一國之大夫矣圍宋嘗以楚人先四國之君矣無爲獨於宋號革舊史之文也是會晉趙武楚屈建在焉而晉使亞卿往蓋宿至是威權已固託於居守隱然以國君自爲凡役無身親者矣至昭公之世復再如晉者公不見納故宿親之蓋自結於霸國以傾其君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傳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甞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家氏鉉翁曰剽孽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稱弟非大夫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盟異時故再書地宋公涖盟不書宋公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與僖十九年盟於齊不言公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十七年會於扈不書晉趙盾義相反而實相發也○鄭氏玉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書大夫不書諸侯之大夫宋之會諸侯不在而書諸侯之大夫盡諸侯在會大夫盟人猶知爲諸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盟人安知爲諸侯之大夫故書諸侯以存其君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周之春子丑寅月也故無冰為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孔氏穎達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杜預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李光地曰以去年十二月乙亥朔推之此年十二月有乙未無甲寅胡氏說雖善但此年實無閏當從左氏

爲確蓋天王以十一月崩而赴以十二月至魯書本月其常也嫌於公聞訃而適楚故書日以存實而繫於赴至之月以免嫌也若在塗不知者然以歷推之此年既無閏則胡氏之說不可用但以免嫌而變易天王之崩月恐史無是法且魯十二公未有聞周喪而赴者恐亦不知以聞訃而適楚爲嫌蓋甲寅以傳寫偶誤耳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胡傳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多矣此獨書公在

楚者外爲蠻荆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高氏閌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以俟楚子之葬久留於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

之無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程氏迥曰盜書殺閽書弑何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一國之人皆得君其君不以貴賤殊也豈閽果越俘

故不稱君以別於吳人與其曰弑則以其旣臣

於吳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胡傳據左傳譏晉棄諸姬而屏夏肄非也方伯

勤王職小國有危亂者皆當拯䘏是時杞無內

憂外逼力能自完其城而無故勤役四方之民

自不得同於齊桓之城三國耳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時王所貶也後復稱伯時王復之也晉平既合諸侯以城杞則必爲請於王而復之矣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杞兩稱子而後復稱伯事應類此滕薛之不復稱侯則貶而不復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而備君臣之辭與楚始聘稱人異者諸卿重季子之文而史詳其事也不書氏未同於列國也劉氏敬及胡傳謂札辭國而生亂故不

稱公子以貶之非也自文宣以來列國大夫之叛弑者皆稱公子稱氏楚大夫猾夏怙亂者皆稱公子使經書吳公子札來聘亦不過儕於嬰齊壬夫之屬耳何足以著季子之賢乎且札受國終札之世無亂耳札之後復有賢如札者乎復有賢如札者僚光之儔皆能如諸樊兄弟之仁讓而無亂心乎札受國是使吳父子兄弟相賊無已時也劉胡所云不獨失春秋之義所以議季子者亦未當矣○杜氏預曰吳子餘祭既

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孔氏穎達曰二十五年遏爲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使告喪告以夏

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季氏本曰胡傳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非其罪與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札不氏爲貶則罷氏爲褒乎以是知其不可通
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其不日何也蔡無赴告以傳聞書而失其日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蓋
非以災卒則先卒而後災可也或再書日以卒
如桓十三年衞侯晉卒之再書丙戌可也宋之
臣子不能救君母使逮乎火而死不待貶而罪

見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

陳氏傅良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

王子瑕奔晉

汪氏克寛曰瑕朝皆爲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王子朝奔不書出故瑕不得以在外而奔爲義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內女之卒卿共葬事非禮也夫人以君之謚爲謚常也魯夫人無一從君之謚者變也蓋自文姜始也經書內女之葬三紀伯姬不書謚紀侯未沒也紀叔姬不書謚媵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又不得稱大夫殺也不言大夫非其大夫也不再言良霄與宋華元異者許鄭接壤方奔而即入也不言復入

與宋魚石晉欒盈畢者亦方奔而即入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何以書葬討賊者臣子之事也而賊由其子所望者鄰國人鄰國之中大義耳而國人奉以爲君鄰國與之爲禮故特書會葬以志人道之極變也觀魯人會葬則蔡不以弑赴可知矣舊史有以傳聞書而不從赴告者此類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李光地曰臣弑其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其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故兩書所會之故楚頵之弑不可以責諸侯之往正也故無異文按楚頵弑後晉戰彭衙伐秦伐沈不能以楚爲事其迹顯然故垂隴之盟不言所爲若稷之會不言成宋亂澶淵之會不言宋災故則疑於欲討亂而未能故別白之也左傳以不書魯大夫爲諱程子胡氏因之非也上明著魯之會蔡弑矣今諸侯之大夫聚會而以不能討蔡沒

魯卿其義何居左氏意以伯姬魯女諸侯謀宋災魯未有不與者不知是會魯實不與也蓋謀歸宋財乃鄰國相䘏之道魯與宋爲婚姻重閔伯姬使卿共葬事則賻賵之禮必厚相䘏之事必多不但如諸國之僅歸以財故是會轉不與耳爲宋災其事微故會者非卿與疆戚田同胡傳以爲貶而稱人誤矣○黄氏仲炎曰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子虔得以討亂爲名而滅陳滅蔡蓋澶淵之會爲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古人貴正終卒必有地君薨于路寢正也其或於小寢別宮於會於師於境內於他國皆書之至薨而不知其地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子

卒而不地其義亦然子般見賊而有討於黨氏舊史必書曰子卒於黨氏矣季孫以子野毁卒告於國人史無董狐之直必不敢書曰子卒於季氏也則書子卒於喪次明矣惟子赤之死其事尤秘國人不知其地又不知其日或第書子卒耳使經一仍舊史之文則般之死似歸獄於黨氏野之死似誠以毁而亂賊得以隱其惡矣故皆不地以志臣子之隱痛使後人有考焉或謂子卒不地不書葬史法宜然悖矣子之别於

成君蓋自嫌也而臣民戴之猶君也安有繼先君爲國主而不志其卒之地者乎夫人書葬嗣君之母書葬外諸侯書葬而謂子不書葬爲禮乎般次於黨氏避慶父之難也野無內難何故不使守先君之喪而次於季氏乎使實以毀卒經當特書子野卒於喪次以顯般亦見弑之義乃與故卒者同文致其惑千百年而不解聖人作經不如是之疎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襄昭而後魯益微矣而滕邾乃行會葬奔喪之禮者蓋三家自比小侯以交於滕邾滕邾之來非尊魯君所以自儕於三家而示昵好也昭元年晉趙孟卒鄭伯躬弔蓋是時列國邦交皆如此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胡傳趙匡謂左傳之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

莒子弑之乃立而傳寫誤爲以耳獨依經文以證傳之誤可也